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六十二回 朱宸濠退保樵舍 雷大春進攻九江

話說宸濠正催軍馬入谷，賊眾已有一半進入谷口，只見兩邊山上擂木滾石直打下來，軍士不能前進；前面又被木石截斷去路。眾賊兵此時各顧性命，都向谷外逃命。宸濠也驚惶無地，鄴天慶保定宸濠，急急逃走。那谷中賊眾，被擂木滾石打傷者不計其數，自相踐踏而死者亦不計其數。眾賊兵等好容易死命奔出谷口，已折傷一半。宸濠只嚇得坐在馬上，如沱塑木雕一般。幸虧鄴天慶、吉文龍等人保護逃走，不然也要死于亂軍之中了。正在奔走之際，忽見前面金鼓齊鳴，喊聲大震，一枝兵懸住去路。當先一匹馬飛到面前，馬上坐著一人，手執長槍，一聲喝道：“徐壽在此，逆賊往那裏走！你還指望去回南帳麼？南帶早已得了多時了。”原來宸濠退出谷口之後，便令眾人馳回南帳。他以為南帶的官兵全數屯扎盤螺谷，那知盤螺谷兩山不過二刃兵在此。南帶的大隊，當宸濠未出南帳之前，由伍定謀定計，暗暗撤往他處埋伏好了。一俟宸濠大兵出了南帶，他便將兵復調到原處住扎下來，隨即得了南帳。復令徐壽、卜大武、王能三人到盤螺谷，截宸濠南帶的歸路。

此時宸濠在馬上一聞此言，知南帳復又為敵人襲取，頓時三尸冒火，七孔生煙，即命左右沖殺過去。徐壽等三人亦復死命懸殺。鄴天慶等大殺一陣，只是不能過去，只得仍舊退回。徐壽等見賊兵退下，當又追殺一陣，直追至二十里方止，就此地安營下寨。

宸濠直退下三十里外，也方纔立下營寨來，當下顧調左右道：“孤一敗至此，前難進兵，後無歸路。這便如何是好？”李自然又復上前獻計道：“在某之意，莫如保守樵舍，等安慶的兵到，再作良圖。”宸濠道：“先生何以知安慶的兵必走樵舍呢？”李自然道：“安慶距樵舍不遠，而且往南昌甚近，雷大春既奉了刀歲的令，他必定急急趕回南昌。

取道樵舍，要少走二日的路程，某所以知安慶兵丁必走樵舍的。”宸濠別無良策，只得答應。當日令三軍暫歇一宿，次日即往樵舍進發。沿途有自南昌來的，宸濠就命人將他捉來細問根由，方知宜春王次日即為官兵所獲。宸濠聞知，更是恨如切齒。走了一日，已離樵舍不遠，在宸濠之意，仍想趕到樵舍下寨，怎奈人困馬乏，不肯前進，只得在半途又安下寨來，次日再走。

第二日，又有南昌來的人。宸濠問明情形，又知道離宮已破，宮中自王妃以下全被徐鳴皋與余秀英等人搜提出宮，經王守仁分別監禁。宸濠聞了此言，更加痛恨，大罵王守仁不已。李自然以次一眾人等齊聲勸道：“兀歲萬勿過惱，好在我軍尚有三萬，雷將軍那裏尚有數萬，也可與王守仁作背城一戰。某等當效死力，以助刀歲。若兀歲有傷龍體，眾將再一離心，那時大事真萬難挽回了，還請刀歲格外保重為要。”宸濠見眾將苦苦相勸，也只得勉強說道：“孤南昌一出，便國破家亡，好不惱殺人也！雖承諸位將軍忠義待孤，但孤已勢衰事危，恐怕再難大振兵威了。而且糧草器械，皆不敷用，又當如何？”李自然道：“這到無須慮得，可急將就近的小州縣，再奪得一兩城，尚可支持半月。現在可保守樵舍，以待安慶兵來，再作良圖便了。”于是宸濠便聽眾人之言，退守樵舍。你道這樵舍系屬何縣所轄？原來在九江、安慶搭界之間，離安慶尚遠，距九江甚近，就在鄱陽湖一帶。

宸濠在樵舍將寨立定，日望安慶的兵來。不到二日，雷大春的大隊已至。此時雷大春並不知宸濠已敗得如此，退保樵舍，他以為多是敵軍住札此地；及至見了旗幟，方纔知道。當下便進了大營，去見宸濠，問明各事，方知以上之敗。你道安慶有一枝梅在那裏屯兵駐扎，雷大春如何得過此處？原來也是伍定謀密遣人馳書至一枝梅軍中，屬令一枝梅將雷大春放出，料他必走樵舍；然後再令一枝梅截斷歸路，使賊眾全聚樵舍，再設計于湖中擊之，所以雷大春得至此處。

宸濠既將以上情形告明雷大春，當下雷大春的一枝兵馬也只得在樵舍扎下。這日軍中不過尚有半月之糧，宸濠憂慮不已。李自然獻計道：“此處離九江甚近，干歲何不遣一枝兵攻取九江？若能將九江攻取過來，雖一年之糧也足敷衍。願兀歲思之。”宸濠大喜，因道：“先生之言甚善。”當即遣雷大春率領所部進攻九江。

且說九江府知府姓胡名禮，為人性極昏昧，終日飲酒，不顧政事。這日正在上房內飲得大醉，忽見家丁進來報道：“啟老爺：現在有探子報道，說是寧王宸濠由南帳大敗下來，退保樵舍。近因軍中糧草只敷半月之用，特令大將雷大春帶三萬人馬，前來攻打九江，已離九江不遠了。請大老爺速速定奪。”胡禮一聞此言，帶醉說道：“你等不必驚慌，想雷大春多大的本領，能將這九江城攻打過去？你可據本府的話傳知各城門，使他們只要將城門閉上，就便雷大春到了此處，他見我城門都閉，他不能進城，也就可以退去。你即照我這般話告知他們，只要將各城門閉起來，包管萬無一失。”個家丁聽了這番話，知道本官又吃得爛醉，說出這些不倫不類的話來。賊人帶領三萬雄兵前來攻城，但須將城門閉上，他便不能進城，望望就退去，這不是說夢話！當下亦不與他較論，連口都不曾答應，掉轉身向外邊就走。到了自己房內，將所有的細軟收拾收拾，他便走之大吉。

不過半日，雷大春的兵已臨城下，見各城門雖然關閉，卻無什麼守城兵把守。雷大春也不顧他城裏有兵無兵，便令所部並力攻城。不足三個時辰，九江城已唾手而得。當下雷大春即帶一兀兵進城，其余的駐扎城外。到了城裏，先往府中搜括錢糧，又將監獄打開，放出死囚；又將胡禮全家殺戮，將所有金銀財寶搜括一空。復令一刃兵卒分往民間擄掠，整整搜括了三日，把一座九江城中所有的富戶，全行搜括殆盡，也得了有三四十萬。可憐城中那些百姓，見了如此賊兵，只恨少長了兩條腿，跑不快。只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攜男扶女，只望城外逃命，那裏還顧得什麼家財！雷大春將賫財搜括已盡，他便畝了一員偏將、二刃賊兵在城中守城，其余仍回樵舍。

到了樵舍大營，將以上事說了一遍，使命眾賊將所有搜括來的財物，悉數運入大營。

宸濠一見有三四十萬，好不歡喜，因與大春說道：“非將軍之力，不能得有如此巨款。

今有這一大宗糧餉，也不患軍中無餉，也可與王守仁力戰了。”說罷大喜。雷大春亦自以為得計，于是便在樵舍練軍、練陣，又于沼湖一帶岸上立下二十余座寨柵，準備與王守仁對敵。

你道王守仁破了南帶，已有些時日，為何不進兵前來？只因王守仁真個有了大病：始則身熱頭痛，繼且人事不清。原來沿途辛苦，寒熱不安，又兼東奔西戰一夏，受了暑熱，遏伏胸中，不曾發作，現在卻得了個秋溫的病症。所以這些日均在南昌府中養病，不曾出兵。直至半個月後，病勢方纔漸漸退減。又過了八九天，纔能起床。這日便擬力疾從戎，忽然京城裏有探馬前來報道，說是武宗因宸濠久戰不克，御駕現要親征。王守仁聽了此言，實在大不為然，因暗道：“主上雖有此意，難道在朝各大臣總沒有一個力諫麼？而況我前者已有表章馳奏進去，奏稱南昌已破，宸濠不久亦將就擒，何以主上仍自要親臨？我就殊難明白了。”畢竟武宗何時出京，何時親征宸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